

现代名家名作欣赏

梦之谷

萧乾 著



台海出版社

梦之谷

萧 乾 著

现代
名家
名作
欣赏

主 编：燕 鸣

副主编：程 源 李砚华

台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因 建 宇

封面设计：郑炳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名作欣赏 第2辑 / 《现代名家名作欣赏》编委会编。—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4

ISBN 7-80414-041-6

I.现… II.现…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8259号

台海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景山东街20号

邮编：100009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毫米 1/32 110印张 2200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 7-80414-041-6 / I · 23

定价：（全十册）158.00元（单册）15.80元

前 言

萧乾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著名记者。1910年1月27日生于北京，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蒙古族，原名萧秉乾。

自幼贫苦，靠半工半读接受教育，在北新书局学徒时，开始接触文学。1926年入北京崇实中学学习，因参加共青团而被捕，经校方保释后，少年的萧乾化名肖苦萍远离故乡，到汕头的角石中学任国语教员。在这里萧乾经历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恋爱，以后据此写成了一部自传式长篇小说《梦之谷》。1931年回北京入燕京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大公报·文艺》及《水星》等报刊发表一系列短篇小说。其中《篱下》、《矮檐》等均是据自己早年人生的经历加工创作而成。1935年，自燕京大学毕业，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并兼旅行记者，到过国内许多地方，藉此了解中国社会这部大书。

1939年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同时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入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进行心理学小说研究。不是二战的战火燃遍英伦，萧乾离开剑桥，毅然担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继续进行他的人生采访。写下了《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指写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通讯报告。以后据此段人生经历写成了一部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1946年5月，萧乾回

国，参加上海、香港两地的《大公报》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人民中国》、《译文》、《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在这期间，萧朝翻译了：《好兵帅克》、《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培尔·金特》、《战争风云》等外国文学作品。近年，已逾八十高龄的萧朝还与夫人文洁若女士合作翻译了英国著名作家乔伊斯的代表作《尤里西斯》。

在萧朝漫长而又极富人生色彩的创作道路中，萧朝的早期散文，舒畅流美，富于想象，描写生动，更带深沉的象征意味，无论《脚踏车的哲学》、《叹息的船》，还是《破车上》，都是通过象征性的意象映射现实人生的世界社情。其早年小说多描写二十年代北京贫民区的生活，作品往往通过儿童天真的眼光来展示人间的不幸与不平，笔下带有较多的忧郁色彩。萧朝晚年最擅写追忆往事的散文，它们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清亮、晶莹，没有峰回路转，也没有柳暗花明，只是舒缓地从心底流出，具有无穷的魅力。

目 录

梦之谷	(3)
南德的暮秋	(161)
矛盾交响曲	(189)
血红的九月	(195)
银风筝下的伦敦	(203)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213)
鲁西流民图	(221)
矮檐	(236)
皈依	(250)
栗子	(264)
雨夕	(274)
邓山东	(279)
印子车的命运	(287)
蚕	(295)
邮票	(304)
俘虏	(314)
篱下	(323)

落日	(333)
链	(341)
跳出来说的	(343)
殇	(345)

(8)	谷 兰 芳
(101)	对 着 南 窗 南
(180)	曲 向 交 通 平
(189)	且 从 他 处 血
(202)	舞 剑 的 不 是 风 景
(213)	翻 翻 青 的 似 英 肉 血
(221)	图 其 能 西 香
(228)	翻 翻
(250)	郊 郊
(261)	午 栗
(274)	又 雨
(279)	亦 山 邪
(287)	画 命 的 辛 子 甲
(297)	画
(301)	画 画
(311)	画 画
(323)	画 画

梦之谷

序 幕

谁曾在红日升到中天时分，仍呆坐在白石阶上，用回忆的手捕捉半夜那个朦胧的梦呢？谁又痴得竟还在梦境里胡乱摸索？

我爱凝看罩满尘埃的楠木桌上，露出微微平滑的印迹，那上面，堆起一座珊瑚盆景逝去了的形影。我更喜欢一道枯涸了的小河，凭着颓圯的桥栏，寻找昔日的涓涓水波。

许久了，为着一个踏实生活，我时刻捆绑这些闲不住脚的回想。“止步罢！”我严厉地命令着它，一个更响朗的声音在命令着我。

固执的船呢，乘着南海仲夏的温煦而清畅的风，鼓动着钢铁心脏，它笔直地奔那个方向航去了。

我又看见了海上的月亮，为顽皮的波涛扯长又挤扁，弯弯曲曲抖在水面如银穗。我又看见了海鸥展开那雪白的翅膀，啾啾低语，不知诉说的是些世纪的忧郁还是喜悦。我又看见如刚收割完毕的田野那样辽阔无垠的海了，是夏天，腥咸的气息特别浓烈。

夜间，我揉着惺忪的眼睛，钻出窄小舱门，甲板上正穿梭着透骨的凉风。深蓝天空瞥闪着点点星颗——桅杆上的标灯竟也混进

了天界。过厦门时，我把灯塔错当成了一颗“大贼星”。

倚着那饱经风雨的桅杆，我陷入了一个清醒又糊涂的沙滩，我拔不出回忆的脚。

五年前，不也是眼前这片蓊郁滚黑如万顷煤苗的海上：一个初秋的夜晚，黑而且厚的云彩密匝匝压在头上，浪涛咆哮着，黑的海向我龋着雪白的贪婪牙齿。我才然立在一艘北航的船上，握了铁栏，看着面前那翻滚着的煤块，念起四天来那些温存，那些残酷，我如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般，对着面前无慈的“大地之母”咧开嘴了，嘴角登时淌进酸而且咸的泪。我用舌尖舐着，喉咙哽噎像塞了石块。这时，一个诱惑，不，一只巨大的手捏起了我的每一根头发。空虚抓住了我，穿透了心的痛苦抓住了我。一瞬间，我的心竟为“跃下去”还是“活下来”的格斗所扯裂。在寂杳无人的甲板上，我急速地来回踱着。心像是把决定的责任推托给脚。脚也不敢作主。它尽摸着黑来回踱着踱着。黑的天，随了隆隆震响，倏忽闪起血红的火光，红光里还爬满白的条纹，灿烂如另一世界的门窗。我的心哪，也成了一片冒着红光的黑天，震响，闪瞥，而且炽热地燃烧。

忽然，冰凉沉甸的雨点接连砸在我发热的头上了。顷刻之间，黑的天空里刷刷挂起水的帘帘。我的头，我的脚，和支在甲板上的我那小帆布床，统统湿透了。更可惜的，是我那只宝贝小箱。

没有了踌躇，没有了推诿，我尽一个怀抱所能抢的抱到甲板上的厕所里去，在那钢板的低矮房顶下，倾听着细碎敲响，我安安分分地度了一夜。

想起年少时的荒唐，谁能忍住不笑呢。看，那颗“大贼星”又向我夹着讽刺的眉眼了。莫这样吧，我不后悔。青春原是一枚酸杏，一阵疟疾，一匹来自天上的瀑布。它莽撞，迷茫，生命也敢当作箭

矢。是浪费，然而是多么庄严的浪费呵。

三昼夜的航程，船终于进了港。舱面上，商人忙着收拾他们的席篓箱桶，女人动手打扮起身边的孩子，重游故地的我，这时需要的却是镇定起自己那颗悸跳得失了常态的心。

眼前，第一个迎迓者自然是马寺岛的玲珑房子，白的石阶由顶巅迤逦曲折直达山脚的海。这时，水面愈见狭窄了，而且早已丢了它一路的碧蓝。颜色由土绿而姜黄起来。但是像大石块般向着船身堆来的涛已看不到了，油平温柔的水上，还飘扬着许多片斜剪的白帆，颠簸着，喊嚷着，向前浮去。小汽船哗哗扫着水，撒娇地冲钻。舢板便像蜗牛一样凭了船家膂力缓缓地爬。天边有黑的煤烟野猪似地紧紧追赶着绵羊形状的白色云朵。南岸，衬了跑着猪羊的晴朗天空，正是一脉相连的巉峦，而且我还认出那座中峰突起作扇面形状的蜈蚣岭来了。峰巅虽算不得高峨，但险峻暗昧得却有些像泰初的洪荒。遥遥布在北岸的，正是一片现代文明：齐剪的绿丛，耸矗的建筑，烟囱，水塔，岭东的唯一商埠。

是示威呢，还是为奋兴三天来不曾见到陆地的旅客，我们的船悠长地吼啸了一声；随着，对岸山谷响起了清脆辽远的回应，沉痛有如一个中年人的叹息。

我再也奈不住了。我的心房为当前景色而涨大。（我相信我的嘴是阔张着的），我扑近船栏，运输缆索钢锚的起重机辘辘地震响了，那直像是绞起我的神经。躺在我面前的鲇江不是依然那么默默地向着大海滚滚注流吗？当年，它载过我不再有了的欢欣；也载过一颗粉碎了的心。除了天晴天阴，它却永是那么淡漠宽大。如今，它仍是毫无表情地迎接着这个伤感的老友了。

“不仁的自然呵！”我几乎想这样向它嚷，向它抗议了，但冷酷的鲇江像是不暇顾睬我，一个漂在它上面的渺小生物，江水却正忙着以同样的沉默推动着惯走南北洋的大大轮，和七尺小舢

板。——那些小舢板上谁知载的又是什么颜色的心情！只要人年轻，血管跳得欢，那种甜蜜的苦恼终归是少不掉的。呵，五年前

五年是一个悠长的日子，我来不及盘算。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哪里嚶嚶钻出这么个尖细声音？即刻，这串字落在记忆里一条丝手绢上面去了。）

我又看见了高踞着的海关大钟，那个曾经凭了它那缓慢指针拨动过我的心弦的魔怪。（也是个无慈的家伙！）我甚而看到码头上熙熙攘攘的，巴望由这只轮船捞碗饭吃的人们了，宽边的笠帽下，个个睁大了一双饥饿的眼睛直直鹄立着。但我不敢多向南岸瞭一眼。照临在高高一轮黄澄刺目的太阳之下，不正是我的梦之谷吗？我直可以凭冥想去抚摸那巉岩上的青苔子……

（不吧，如果青苔上发见了一个并坐的痕迹——）

我无法抑制地陷入了一种痛苦的回忆。我想起当那丛山峦为月色染成银灰色的时候。

猛然，水上有一只铁钩向我鼻尖砍来。我急忙闪开了身，钩子搭住了船栏。跟着，一只颠簸在飞浪里的小船站着五六条栗色脊梁的汉子，吃力地红涨了脸，肩头各背了草鞋和扁担，顺序沿了钩下的竹竿猴子般向甲板爬来。青的筋，和紫色的肉纹鼓起蠕动着，历历可数。

我肃然躲在一旁，（正如我的回忆即刻退闪一样。）守着他们怎样采了毛毛虫的姿势拱着腰，怎样咧着嘴抓那最后的一把。当那只毛茸茸的腿迈过铁栏时，成功的愉快焕然照在他们的脸上了。然后，咂着舌头，把肩上的草鞋卸下，套在趺赤着的脚上，走向舱面“作生意”去了。

当我认出最后的一个是位年纪足有五六十的老者（可是同样

的愉快布满他那皱纹的汗涔涔的脸)时,我在大自然的面前俯首了。

“哎呀哩?”(阔别五年的熟稔声音又听到了。而且第一个人是他!)老者喘着气迈过铁栏,也许为了我太注视他了,才张开牙齿残缺的口,问我要不要他替我背行李。他掬了一脸笑来兜我这笔小生意。

(“老伯伯,我带来的行李是谁也负不动的呀!”我暗自这样说。)

然而,我对他招了手。

这时,船身已如螃蟹似地横着移动了。我顾不得看抛锚的壮观,顾不得耳边老脚行的絮絮,却尽倚了船栏,呆呆地向着码头呆望。我只觉得我和眼前那片陆地是一瞬瞬,一寸寸地贴近了,那片土地似还是软滩滩的充满了温情的,向我层层拥来。隔在码头与船身之间,时刻缩窄着的水都咯咯地为这想不到的重聚而笑了。我怎能奈得住!

摘下白盔,我狂热地向岸上挥动着,汗珠簌簌地滴了下来。

船算是贴了岸。

——阿烟,阿烟——

人丛中,钻出一个声音,一个熟稔而又生疏了的名字,并有一块白手绢迎着我的视线挥来。

我还辨认得出一个人来了,一个穿了整齐西装的青年,仰了头,向我嚷着。

我即刻张了双臂向他大声招呼着!他撑了把黑绸汗伞,遮在伞荫下笑嘻嘻立着的一位妇人正是他的母亲,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下,也可说是我的母亲了。

(呵,他们真地来接了,我们又在船与岸之间看见了。)

她热情地向我扬着臂嚷着：

“王来宗套团勒！”（我们来船头看你吧！）

恶作剧的船，过于谨慎的船主呵，单单在这神经绷紧的时际，像是有意拓延这紧张局面，却不快快放下扶梯，把我们打发上岸，尽害我们一边俯身，一边仰首，焦灼地嚷着“寒暄。”彼此看得见五官，却数不清各人脸上的皱纹。

这时，一个性急或事急的旅客，竟攀了船栏，冒险跃到码头上去了。

——乡土的魅力呵，勇敢的游子。

心下赞扬着那个急性人，我也奈不住了，把行李嘱托给老者，自己想先跃了下去——

一条腿还不曾迈过去，“母亲”早已连声嚷着“埋哪！”（不要呵）制止了。

为了顺从一位多年不见的长者，我又缩回了腿，用一个滑稽演员或顽童的表情逗她笑得向她儿子的肩头倚来。

扶梯终于在众人争先恐后的拥挤下，为十个壮汉哼咳地抬到路口筑成一座“回家”的桥，我和老者平分了两件小行李，匆匆抢上了岸。

脚踏到陆地，我才觉出点眩晕。是神经的亢奋呢，还是太阳晒的我浑身发起烧来？

“呵，五年了，整整，不，差十多天五年了！”我和庆云互相抓紧了手，我限感慨地唏嘘着，一面端详着彼此的面庞，像是想试着由那上面读出点什么似的。个子细长，颧骨微高的他，先后做了丈夫和爸爸，却还是那么从容安详。虽是暑天，黑领结依然打得很紧，规规矩矩，永远把生活当成一门刻板功课。

“阿烟，阿烟，路上风大吗？你热了吧？”母亲为我殷殷地擦着额间的汗，并把她手里的汗伞举到我的头上，替我遮掩太阳。“阿

云接到你的快信喜欢得不像样子。他举着信在楼下就嚷，‘阿娘，阿娘，烟哥要来了。’我真不信，可是，我为你祈祷了神，保佑你一路上平安。我也为你买下芋头了，叫阿云的妻给你煮芋粥。你还记得吗，你爱吃的——”

她絮絮地说着。老实说，我没有听得完全，虽然我点着头。我只想倒在她的怀里，一个曾承受并抚着过我的悲哀的地方。我不只是头晕，到这时我才明白有一个苗条影子我始终不曾忘掉。我尽向四下张望。

(是不是在这个码头，我丢掉她的呢?)

还是庆云雇好了车，一把将我推上车去的。一看，我那两件行李已分卧在他们脚下了。

这时，一只干瘦的手由我车篷后面伸来。

啊哟，老伯伯，对不住，我竟忘记了。我尽顾背负我另外的行李，也重得很呢。

付了脚力钱，我便坐在一辆破旧然而飞快的洋车上，又在一条溢满了波罗蜜香的海滨奔驰了。车把头上是拴了一只小铃铛(在没有骆驼队走过的南国，车夫只求省喉咙，对这种设备是不大忌讳的。)人群愈簇密，他摇得愈响。于是使得一条很窄的街上，喧哗势闹有如一窝蜜蜂。

码头上正挤着卖烟卷的，卖白果的。孩子用脑皮顶了一盘香蕉和新上市的杨桃向着苦力兜卖，肩伏如一串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流犯，脖梗上各压了一口袋米，由高大的栈房喘着气向着码头扛去。

拐过临海的邮政局，我又听见清脆的木屐声了，且看到一对对红润的健康脚。

你信不信，我还是初次看见女人的脚，而且，这么白嫩，这么美！

胡扯，胡扯，胡扯，不准你摸！

真的，北方女人把脚裹成粽子，用比苇叶还厚的布。

以后见你这种男人时，我也得用厚布裹起来了。

（于是，我们挤在一边咯咯憨笑起来。）

“啊烟，阿烟，”声音来得有点像儿时母亲的叫魂，马杓邦邦敲在门扇上。我猛然由甜馨的幻象里堕下，茫然地打了个寒噤。

回过头去，母亲正望空指着前面街角一座小白楼，楼窗敞开，似乎还有一个少妇向我们招手，抱在她怀里的婴孩，也在向我们扬开小胳膊。

五年的日子庆云没白度，他经营出一个白色的家了。

好容易爬上了那又窄又陡的楼梯，一露头，一个妇人正在楼口微笑地迎接着我们。我直觉地知道她是云的妻，正如她预先知道来客是谁一样。虽是初面，两年前他们结婚时的照片我是看过的。但如今立在我眼前的，却是蜕了少女那层嫩壳，变成一个干练的母亲了。

见过面后，她慌忙地把叫着“爸”的孩子交给庆云，一直跑进闷热的厨房里去了，很久时候，锅杓的响声代替了她的存在。

坐在桌边，我冒着汗吃起那热腾腾然而是我梦想许久了的芋粥，环绕我的是火团似的一家。庆云脸上浮满了微笑，逗着他那小芸，菜摆满了那张红木小圆桌，亏了他们记得我喜欢的那些土物，朱色的海蟹呀，蚝呀，绿得透明的豆荚呀，都重新和我见面了。这个盛宴对我不啻一课五年前在这岛上流浪生活的温习。

云抱了孩子，很满足地述说着他的按步就班的“五年”。凭了日夜的攻读和一封洋人的荐书，他终于考进了海关的内勤班。桌边的无线电，墙上挂的曼德琳，和母亲夸说的他最近得了一份储蓄会的小彩，这些统统说明了他已有了个丰衣足食的收入。每天他去海关很忠实地办六小时的公，回家，在老小的欢笑中，他闲逸地

弹起“小夜曲”。看着桌边他那一堆流行电影歌谱，我第一次懂了爵士音乐在现代的必然性。

“吃吧，阿烟，多多的！”母亲这样催着。

为了那么多只眼睛在巴望着我，我侧过头来特别细腻地咀嚼了，我甚而能觉出那片青菜，那片肉正和那颗牙齿磨擦着。这么嚼着，我发见平日那种“狼吞”起码抹杀了一半味道，丢失的也许正是那种近于神韵的精华。

看来吃得这么有趣，母亲高兴了。她随手为我指点着：这米粉是沙丘来的，名气很大呵，这是本地土产，这腊鸭是岷由省城寄来的——

“岷？”我把箸箸悬在那盘腊鸭上面，愕然地自语着。

“是呀，岷，你忘记她了吗？”云有些逗弄可又像是抱不平地提醒着我。其实，这是不必需的。我哪里会忘记一个那么完全那么好的女人！而且人家还对我那么体贴过。由母亲忙自壁上摘下来的像片，我认出她依然是那么庄重，端正，令人看了油然起敬。虽然在省城里读书穿着比以前时髦多了，且还热情地把手搭在身畔一个女同学的肩上，但夹在那么多一簇女子中，还掩不住她严肃的心性。

“她还差两年就在岭南毕业了。”母亲的眼睛里焕发了希望的光采。虽然不是她亲生的，这却是她培养起来最得意的一株小树。“你比她高三级，对不？看，你们全快成博士了，你记得你给她起的外号吗？女博士！女博士暑假贪着和同学去连江开夏令会，也不回家看看姑姑了！我想——”她真地看看我，又仰了头去想。“如果她知道你忽然跳来，她一定会赶回来的——”

和以前一样，我又有些窘住了。我低下了头。

“真的，烟哥这回来是因公还是来玩玩？”云打着他的显然很进步的国语问我，也许是为岔开她母亲的话。他告诉我，如果是玩

的话,这地方已比从前阔多了。为了和沿海另一个商埠的中山公园拼赛考究而发的“公园建设奖券”已卖到第十几期了。马路也比从前宽大,而且,一家新开的百货公司还以九层建筑打破七层的固有记录呢。每天必有许多人挤着去坐那电梯。

我为他说得有些茫然了,我的心似乎没有着落。四天来,我是整个地为过去那影子所吞没了,我没有旅人的好奇,遥遥地时刻似有回忆的轻盈而频繁的足音在召唤我。

“你还没有忘了一个人?”云看出我的呆痴神气,这样脱口指破了。曾参与其事的他,有理由抽这个结论。他的母亲却急忙对他做了个“勿哩”的眼色,弄得那个娶过才一年的云嫂倒茫然纳起闷来。

我只在嘴角皱出一个无意义的微笑。

五年来,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还记得那个人了。她的像貌对我已朦胧如黎明的一片失了澄黄光芒的白色弯月。而且,在这日子中,我又见过并接近过多少灿烂的太阳了,无论在哪方面,光芒原都足以把那影子照净的,然而只要太阳一沉落,那面淡淡的弯月似乎从没有移动,又远远地挂在那里了,惨白正如我最后看见她时的面色。

人的心果如一面摄影的胶版吗?初恋纵使一瞬,而且是盲茫的一瞬,却永恒地镌上了一道影子。

我耳边好像感到热的呼吸,呵,也许她又在山谷里打着唿哨了。

只有我听得见的唿哨呀。

于是,我又上白盔,站起身来。

“勒克底告?”(你去哪里)母亲挽住了我的手。由她眼睛里,我读出慈祥的关切。她想知道我许多事情,我明白,刚下船到家就跑,对她自是不大说得下去。